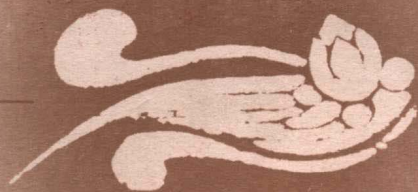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 影视文学



50

济 南 出 版 社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 影视文学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南市作家协会编



济南路100号  
(100001)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刘玉民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9

ISBN7-80629-266-7

I. 济…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济南-当代

IV. I21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823 号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济南市段店路 55 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

字数:16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全 8 册)200.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谢玉堂

主 编：刘玉民

副 主 编：王 欣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严 民 李中杰

李永祥 张法贵

张振声 侯 林

侯 琪 赵远智

赵和琪 郭 廓

郭慎娟 傅树生

# 序 言

谢玉堂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是济南市文联、济南市作协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精心编选的，是我市作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献给共和国五十岁生日的一份真诚的礼物。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历史从来都不单单是以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的。平平庸庸、惨惨淡淡，几十年几百年可以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惊天动地、烈烈熊熊，几天或者几小时可以浓墨重彩、铜浇铁铸。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这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无疑属于后者，属于几天、几小时胜过几十年、几百年，值得浓墨重彩、铜浇铁铸的那种时刻。五十年短暂而又峥嵘的岁月，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书写了济南市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市的文学事业同样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的专业和业余作家，在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就不下三百部，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六十多部。尤其是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济南市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已推向了全国。也正因为此，当我得知文联和作协的同志有意要编选这套丛书时，当即表示了支持。这部丛书的编选出版，不仅

是对我市五十年文学事业的最好的检阅和总结,也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在济南的历史上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此,我愿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江泽民同志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回想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正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优秀文学作品开始革命道路和人生征途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习惯于把作家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无疑是光荣的、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我希望真正有志气、有抱负的济南的作家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热爱生活,忠于事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李白、杜甫、王维、曾巩、苏轼、苏辙、关汉卿、老舍等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佳作名篇。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元好问、王士祯、蒲松龄等曾经在济南乃至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身为他们的后人,又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济南的作家理应创造出无愧于古人同时也无愧于来者的业绩。作为市长和一名文学爱好者,我愿举起自己的双手,向济南的作家喊一声:“朋友们,努力啊!”

# 目 录

---

|          |                   |       |
|----------|-------------------|-------|
| 在废墟上     | 李延国 张法贵 李根红 ..... | ( 1 ) |
| 特字一号巨案   | 李中杰 丛 耸 李新民 ..... | (52)  |
| 山凹       | 方肇瑞 .....         | (64)  |
| 有愧无悔     | 赵远智 .....         | (111) |
| 原野风      | 刘玉民 .....         | (145) |
| 沉重的呼唤    | 李小萍 .....         | (161) |
| 净魂       | 刘庆元 张家滨 方肇瑞 ..... | (189) |
| 故道       | 赵远智 李书圣 张晓强 ..... | (206) |
| 沂蒙山纪事    | 方肇瑞 王思忠 .....     | (227) |
| 妇代会主任    | 杲 峰 .....         | (251) |
| 后记 ..... |                   | (296) |

## 电影文学剧本

李延国 张法贵 李根红

# 在废墟上

红透的高粱，无边的青纱帐。横贯秋野的黄河，宽阔的河面上，现代化的动力驳船和古老的木帆船交错运行着。

黄河大坝外一角，烟雾蒸腾的工业区，高矗的烟囱，参差的厂房。

随着俏皮、响亮、充满青春活力的口哨声，推出片名、演职员表。

有湖的公园。湖面上，龙玉秀（二十四岁）身着藕荷色裙服，熟练地划着船。她美丽端庄，举止优雅，不时地用秀目睨着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精干的小伙子。他正悠然自得地吹着口哨——序幕里的口哨声正是从他这里传来的。

小伙子边吹着口哨，边掏出一支香烟来，颇潇洒地在烟盒上敲点着。

龙玉秀：“金河，不许你抽烟！”

肖金河（二十六岁）吹着口哨，向龙玉秀扮着鬼脸：“最后一盒。”

龙玉秀停止划船，夺下肖金河手里的烟盒扔到水里：“你就要进音乐学院了，要保护好自已的嗓子啊！”

肖金河颇受感动。他望着湖面漂流的烟盒，眼里却流露出惋惜。



龙玉秀抿嘴一笑：“我们去湖心岛那边吧！”

划动的浆板。

湖心岛上。肖金河扯一束柳条把小船拴住。

龙玉秀：“不会被水冲跑吧？”

肖金河：“冲跑了我们就在这儿当鲁滨逊！你害怕吗？”

龙玉秀娇嗔地：“赖样儿！”

肖金河捡起一块石片，在湖面上打出一串漂亮的水漂儿。

龙玉秀：“你这人，精力过剩！”

肖金河：“要不，为什么叫年轻人呢？”

龙玉秀拉着肖金河在草地上坐下，肖金河嘴里哼着歌儿。

龙玉秀：“这里真静，今天我们多玩会儿！”她深情地看了肖金河一眼，“你算熬到头了，能离开咱们那个破工厂了！”

肖金河叹了口气，仰面躺在草地上：“唉，我真看够了那些破席棚子、破机器。都快到八十年代了，还抱着那些五十年代的东西当宝贝！在工厂再干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龙玉秀试探地：“喂，你什么时候去我家玩玩？”

肖金河：“你不是说我们的关系先不公开吗？”

龙玉秀：“馒头蒸熟了还能不揭锅？——我爸爸落实政策了，可能回化工局来。”

肖金河：“当局长？”

龙玉秀：“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当局长，这也不算提拔！”

肖金河：“这么说，你的身价要提高了？”

龙玉秀：“你不是也在提高吗？就要由车间主任变成歌唱家、音乐家了！”她取出小刀，拿出一个雪梨来削着，“哎，说心里话，你喜欢我吗？”

肖金河：“瞧你，天真得像个孩子。”

龙玉秀：“你说，你喜欢我的什么？”

肖金河：“漂亮！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高高的鼻子！”

龙玉秀：“赖样儿！”她把削好的梨用刀子叉着，送到肖金河的嘴边。

远远地传来沉闷的爆炸声。肖金河一怔，他的眼睛盯住远方的天空——一片浓烟在那边升腾起来。

肖金河：“起火了，好像是咱们工厂！”

龙玉秀：“不会，那是烟囱吧？”

肖金河跃身爬上一棵柳树，向远处跳望着：“没错！”说罢，“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来，“玉秀，我们快走！”

龙玉秀撒娇地：“今天不是咱们的班儿，管它呢！”

肖金河一下跳到船上：“唉，兴许出事儿了，快走！”

龙玉秀扯住柳缆：“不嘛，我就不去！”

远处响起刺耳的消防车声。

肖金河严峻地望了龙玉秀一眼，果断地举桨打断柳条，划起双桨，急驶而去。

龙玉秀手里扯着断了的柳条，望着远去的小船，发狠地喊了声：“肖金河！”

肖金河没有回头，桨板激起雪白的浪花。

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救火车鸣着尖厉的笛声驶过。

肖金河飞身跳上一辆救火车，抓住扶手，向浓烟滚动处驰去。

黄河化工厂。飘散的烟团。大火偃息，夜色降临。

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刚刚驶去，又一辆救护车驶来。

抬上救护车的伤员。遇难者的尸体。

消防队员们挡住了拥挤在火场外的过往行人。人群里一个中年妇女哭喊着：“孩子他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哭喊着：“爸爸——”；一个姑娘呼喊着：“哥哥——”呼喊声撕心裂肺。消防队员们挡住他们，不让靠近火场。

火场上，救火工人们被火烟薰黑的面孔，几个人同时在废墟上呼喊：

“王厂长——”

没有回声；

“刘副厂长——”

没有回声；

“于书记——”

没有回声。

借着灰烬的余光，残墙上显示出旧时的标语：

“造反有理！”

“彻底砸烂……”

“搞好三大讲……”

肖金河头上缠着绷带，面孔严峻，眼含泪光走过废墟。

废墟上。

晨曦映照着被大火烧焦的树木。

废墟上乌黑的瓦砾、胡乱堆放的银浆桶、不规整的铝锭垛；远处有未被烧毁的两座“席棚子”车间。厂部办公室一排房子烧毁过半。

林英(二十五六岁)坐在残墙上，双手捂住脸，悲痛地抽噎着；两岁的小女儿玲玲伏在她的腿上，用两只胖胖的小手抓着她的胳膊，也在哭着。

肖金河拖着铁锹走来，轻声地：“林英，别……”

林英搂着玲玲，哭得更厉害了：“玲她爸爸……”

玲玲哭喊着：“爸爸！爸爸！”肖金河抱起玲玲，为她擦着满脸的泪水。

冯大全(二十五六岁)扛着一把铁锹走过来，眼里噙着泪：“厂子完啦，咱们可怎么办哪！唉，当时头头们都关在屋子里搞‘三大讲’，银浆车间一爆炸，全完啦！”

林英哭泣着。

肖金河把玲玲送到冯大全怀里，低声地：“大全，劝劝她——向前看！”

冯大全笨拙地抱着孩子。肖金河转过脸去。

厂部房区。被烧毁的技术科。钟鼎(二十四五岁)用镐头在瓦砾里扒出一叠纸，右下角已被烧黑。

肖金河走来：“钟鼎，你在找什么？”

钟鼎把一叠纸递给肖金河，扉页上标题《黄河化工厂技术改造方案》，上面批有各级领导的签字：“待研究”、“慎重”、“条件不成熟”。

肖金河叹了口气：“如果两年前采纳了你的建议，就不会有今天的大火了！”

钟鼎摇摇头：“谁叫咱是个锅炉工，又是右派崽子！”他夺回“方案”，要发狠撕掉。

肖金河拦住：“不，要把它保存起来！”又关切地望着钟鼎：“你去医院看看苏菲吧。”

医院外科病房。苏菲面部盖一层獾油纱条，身上罩着白色消毒巾。

钟鼎痛苦地望着昏迷不醒的苏菲，眼前幻化出苏菲美丽的面容。她端着一杯水，递给正向炉膛里填煤的钟鼎。

钟鼎感动地接过水：“苏菲，你以后不要这样啦！”

苏菲“为什么？”

钟鼎：“不值得呵，我的家庭……”

苏菲：“我不管那些。我爱的不是档案，我爱的是你这个活生生的人！”

钟鼎难过地：“不，不，这样会给你带来痛苦的。”

苏菲：“不，我就不！”……

化作病床上的苏菲。

钟鼎坐到苏菲身边。他小声呼唤着：“苏菲，苏菲，我是钟鼎，我在你身边！”

没有回声。老医生带着他的助手走来。

钟鼎：“大夫，求求你，可要把她治好哇！”

老医师打量着钟鼎：“你是她的什么人？”

钟鼎：“我是她的朋友，未婚夫！”

老医师冷静地：“年轻人，不瞒你说，我医治过成千上百的烧伤病人，我只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却无法还给他们美丽的容貌！”

钟鼎：“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要和她在一起！”

肖家门前。肖金河对着玻璃门把帽子往下拉着，遮盖着头上的绷带，然后哼着歌儿去敲门。

肖家宿舍。肖母像捡回一件失落的宝物般前后左右打量着肖金河：“孩子，这些天可叫妈惦记死啦，——我给你下面条去！”

肖金河斜倚在床上，瞪大眼睛想心事。

肖母的画外音：“满城都在议论你们厂失火的事。隔壁的春芝下乡抽回来分在你们厂，她妈死活也不让她去报到呢。孩子，你快上音乐学院去吧，听见了吗？”

肖金河眯上了眼睛。肖母画外音：“玉秀今天来过，问你上学需要带些什么东西。明儿个你就不要到工厂里去了，妈在家也好帮你准备准备。你爸爸去世早，妈就你这么个依靠，听见了吗？”

肖母端着一碗面条走来，才发现儿子已经睡着了，——他太累了。她把面条放下，拽过一条毛巾被盖在肖金河身上。

肖金河的帽子歪下来，露出渗着血迹的绷带。肖母悄悄坐在儿子身边，一双手微微发颤，抚摸着 he 头上的伤处。

消防车的鸣叫声从远处传来。睡梦中的肖金河倏地从床上爬起来，扑向窗口。

肖母赶来：“是向南去的。俺算服了你那耳朵，妈说了半天话你一句也听不进去，救火车一鸣哇就勾了你的魂儿！”

肖金河在窗口停了一会儿，回身去收拾茶具，并把墙上的手风琴摘下背在身上。

肖母：“天这么黑，你往哪儿去？”

肖金河：“去工厂！”

小胡同。月挂中天。月光皎洁，筛落小胡同一隅。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两辆自行车也“依偎”在一起。男青年的左手还吊着绷带。

女青年从男青年怀里挣脱：“银声，你拖过年就三十一了，我也二十九啦，我们总不能老这样下去。你不知道，外边把咱们说得可难听啦！”

关银声：“小青，别想那么多。老厂长不是答应过啦，明年给我们解决房子。”

王小青：“这会儿，老厂长烧死了，我们还找谁要房子去？”

关银声无可奈何地：“那你让我怎么办哪？”

王小青：“咱们也调换个厂子吧！”

关银声：“说得容易，你舅舅要在劳动局还差不多！”

王小青：“托托人不行吗？”

关银声：“那不得请客送礼？咱们挣那几个工资，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王小青：“真不如起火时把我们俩也烧死，倒痛快些！”

关银声像怕王小青真地被烧死，赶紧把她搂过来：“快别这样想，工厂会变好的，房子会有的！”

废墟上。肖金河身披晨光拉手风琴的侧影。琴声由低沉到激越。这是大火后废墟上响起的第一支歌。

冯大全家中。敲门声。

冯大全：“谁呀？”

肖金河的画外音：“我！”

冯大全开门。肖金河跨门而进，巡视着屋里堆积的木料和半成品家具：“现在木匠比木头都多呀！”

冯大全：“没法子，哥们儿，工厂烧成那个样儿，没指望啦，不自个儿想点儿出路怎么办？”他拿出香烟来：“抽烟吧！”

肖金河摆摆手：“戒了！”

冯大全收回烟：“唉！干嘛活那么仔细？”他掏出纸条卷着烟丝，“厂长没有啦，书记烧伤进了医院，咱车间的主任也‘革命成功’了！”

肖金河想了会儿：“大全，去工厂上班吧，我们发动青年成立一支‘突击队’，清除废墟，整顿工厂，尽快恢复生产！”

冯大全：“突击队？”他摇了摇头，“金河，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接呢，咱伸那个头儿干什么？说真格的，什么时间去音乐学院报到？我给你饯行！”

肖金河：“我不去了。”

冯大全疑惑地：“我不信！现在的人谁不往高处飞？”

肖金河：“工厂烧成那个惨样，我怎么能忍心离开它！”

大路上。急驶的吉普车。

吉普车内，坐着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方明（五十多岁）、市化工局局长龙斌（五十多岁）。方明生一头灰白相间的浓发，胖瘦适中，两目炯炯有神；龙斌已经秃顶，胖得臃肿。

方明：“老龙，我上次去北京开会，化工部的领导同志曾再三强调：黄河化工厂是咱们国家重要的银浆出口厂，希望能尽快恢复生

产。你这个局长，就集中精力抓抓这个厂吧！”

龙斌：“这场火把一个班子都烧垮了，还捎上一个工作组。工厂变成一片废墟，从哪儿抓起哟！”

方明：“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当然还得从班子抓起。”说着，他忽然推开车门玻璃，倾听着远处传来的雄壮有力的号子声。

废墟上。肖金河带领青年突击队用绳子从瓦砾中拖出设备。

他用铁钎撬着设备，带领大家喊着号子：“同志们哪，嗨哟嗨！加把劲儿呀！嗨哟嗨！……”他们中有冯大全、钟鼎、王小青、林英。手吊绷带的关银声也用一只手拉着绳子。

方明、龙斌走进画面。龙斌：“你们是哪个车间的？”

肖金河：“哪个车间的都有。我们是青年突击队！”

方明感到新鲜地：“青年突击队？”

冯大全指着肖金河：“他是我们的队长！”

方明打量着肖金河：“你叫什么名字？”

肖金河擦了把汗：“我叫肖金河。”

龙斌指着方明向青年们介绍：“这是市委管工业的方书记！”

方明看着肖金河：“你在厂里任什么职务？”

肖金河：“车间主任。”

方明：“是共产党员吗？”

肖金河：“粉碎‘四人帮’后才入的。”

方明用赞赏的目光望着肖金河：“好啊，有些东西是大火烧不毁的。干吧，小伙子！”

低矮、破旧的“席棚子”车间外。方明和龙斌站在铝锭垛边。

龙斌：“谢天谢地，总算给留下来两个车间！1958年我在这里三口大锅闹革命，好不容易创下的家业。唉，想不到！”

方明感慨地：“五十年代的席棚子还留在七十年代的工厂里！”



龙斌卧室。放在茶几上的西瓜盘。龙斌、龙斌妻、龙玉秀在吃西瓜。

龙斌：“这西瓜真甜死人！”

龙斌妻：“这叫‘一包蜜’，产在德州。”

龙玉秀：“可惜就剩这一个了。”

敲门声。龙玉秀出去开门，旋即高兴地回来报信儿：“爸爸，田叔叔来了！”

田自敬提着四个西瓜走进来，放在地上：“真够沉的！”

龙斌妻：“我说田科长哟，你带这些西瓜做什么哟！”

田自敬：“德州‘一包蜜’，局长最爱吃了！”

龙玉秀噗哧一笑：“说西瓜，西瓜就到！”

龙斌站起身来：“下不为例呀，老田。请坐！”

龙玉秀和龙斌妻抱走西瓜。

龙斌拿出中华牌香烟递给田自敬。田自敬毫不客气地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龙斌：“你们厂领导班子的事情，我已和委员们个别碰过头了，过几天开局党委会定一下。”

田自敬：“局长，化工厂是你白手起家创起来的，这权可得交到自己人手里！”

龙斌：“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儿。你们厂的于书记躺在医院还打来一份报告，推荐肖金河当厂长——我怎么不熟悉这个人？”

田自敬：“那是于书记提拔的车间主任，才二十几岁，哼，心比天大！”

龙斌“唔”了一声，深深思索着。

田自敬看看手表。站起来：“局长没别的事了吧？”

龙斌点点头：“常来呀。”

龙玉秀走进来：“田叔叔要走？”

田自敬：“玉秀，你调动的事由我给你办，你在家等着好了。”